

供出三个大学生 如今嫁女“零彩礼”

宁夏一位六旬农民的奋斗故事

魏玉成只有三个女儿，在信奉养儿防老的农村，他常被人笑话。然而，这位淳朴的农民硬是凭着一股子心气和干劲，“十年苦供”把三个女儿培养成大学生。

魏玉成今年58岁，是宁夏青铜峡市邵岗镇沙湖村人。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可他肯干、能干，家里光景不错。原本期盼老三能是个儿子，可去医院一检查还是个闺女，妻子压力很大，甚至考虑过不要了。

“女儿也得要，还要好好养，出息了，不比养儿子差，我们老两口养老也就不愁了。”魏玉成说。

魏玉成是初中文化，但他坚信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让女儿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成了他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奋斗目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机械在这个西北小村子还很罕见，农忙时节大人小孩都得下地干活，可他家里的10多亩地全靠自己和妻子。他叮嘱三个女儿好好学习。

三个女儿也很争气，老大考上了武汉大学，老三在高二时开始学习舞蹈，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努力考上了舞蹈专业。时至今日，魏玉成对三个孩子求学时的重要考试考了多少分依然

记得清清楚楚。

从2004年大女儿上大学到2014年小女儿毕业的10年间，魏玉成夫妻养奶牛、养羊、种葡萄……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一分一毛地给女儿们攒学杂费、生活费。

“那10年压力真是大，现在都不敢回想，好几年一双新袜子都没买，只有周末小女儿回来时才买点肉炒着吃。”魏玉成说。

有村里人笑话魏玉成说，女儿迟早要嫁，现在累死累活都是给别人家养女儿。可他本人却不这么想。“女儿也是自己的，只要她们肯上进，砸锅卖铁也要供。”魏玉成说。

2014年，小女儿也毕业工作了，按理说魏玉成夫妻终于熬到头，该享福了，可他们并没有歇着。沙湖村是当地有名的鲜食葡萄种植基地，魏玉成继续种植自家10多亩葡萄，还养了几十只羊，因没了大头支出他每年都能存下一笔钱。

这两年，魏玉成还干了一件让村里人意外的事——两次“零彩礼”嫁女。

在农村，很多人家嫁女儿，礼金多少事关面子，这导致“天

价彩礼”层出不穷。好多人劝魏玉成好歹把学费要回来，但他觉得那都是“虚”的，女婿的人品更实在。“现在日子好，不缺那点彩礼钱，只要孩子们能好好过日子就成了。”魏玉成笑着说。

如今，包括尚未成家的小女儿，三个女儿都在城里扎了根，她们多次让魏玉成和老伴进城享福，可他都拒绝了。“三个女儿都供出来了，我达成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心态好，干啥都不觉得累。”

魏玉成说，现在党的政策好，村里的葡萄产业也好，他要把葡萄种得更好，还打算再流转几亩地种饲草，扩大养殖规模。

过年了，除了猪、羊、鸡等鲜肉是魏玉成准备的，三个女儿早已备好粮油、水果、干果等年货，还给老两口买了新衣，一家人热热闹闹过了个团圆年。“今年我给大外孙包了个大红包，明年就盼着二女儿也能给我们生个外孙，家里就更热闹了。”魏玉成说。

(记者艾福梅、谢建雯)新华社银川2月11日电

『土墙房，半年粮』变身『绿富美』

下姜村和『邻居们』的共富梦

新华社杭州2月11日电(记者顾小立、唐强)“快尝尝我家的土蜂蜜，可甜着呢。”新春时节，浙江淳安孙家畈村的养蜂人余新明爱用自家酿的蜂蜜招待客人。让他高兴的是，最近村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余新明对养蜂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和蜜蜂打了快四十年的交道，蜂箱怎么摆放，蜂群怎么饲养，病害怎么防治，他随口就能说上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道道”。最近几年，他开始慢慢关注蜂产品的销路，“当年养蜂就是自己挑着担子在村里走几步，吆喝几声，谁家需要哪家买，在村里就给消化干净了，也没想那么多。”

和孙家畈村仅有一山之隔的，是这几年因先富起来而名声在外的下姜村。

“土墙房，半年粮，烧木炭，有女莫嫁下姜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穷山沟的下姜村，这几年坚持绿色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绿富美”。2017年，下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045元，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余新明发现，“邻居们”的荷包鼓起来后，自家所在的小村也开始热闹起来。“来下姜村的游客多了，我的养蜂生意也更好了，记得去年义乌一辆车过来，一下要走了50斤蜂蜜，有些游客买了还要跟我再预订哩。”余新明说。

“隔壁下姜村啊，晚上十二点多都有人举着牌子接待游客，早上七点多就有游客一波一波出来。说实话，这怎不叫人眼红呢！”在薛家源村居住的江财女，谈起“邻居们”的幸福生活，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从去年年底开始，她也渐渐享受到了下姜村发展带来的“红利”：家里开了民宿，镇上联系了相关部门过来指导，专业设计师上门来对装修进行把关；自己参加了第二期“下姜村民宿培训班”，从前台服务到做菜菜谱，课程内容一应俱全。“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正在努力追赶，也想拼一把！”江财女说。

2018年3月，杭州发布的《下姜村及周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下姜村与周边村庄将实现协调发展、同频共振，“产村人”融合基本形成，“居业游”共进步显现，共同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致富路。

放眼下姜村周边村落，各村的发展路径既依托下姜、借力下姜，又各展所长、“各显神通”：孙家畈村打造了“彩色稻田”供游客观光，带动了周边民宿的增收；洞坞村积极发展中蜂养殖打造“甜蜜洞坞”，目前全村已发展中华蜂700余桶。

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也逐渐吸引不少在外打拼的村民返乡创业。上江村村民江齐红，原来在杭州做汽车装修生意，现在回乡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植高粱，并成立了公司生产红高粱酒；白马村“90后”村民郑智君，听说枫常公路要动工改造，退出了和朋友在杭州合办公司的股份，回村自己搞起了创业……

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表示，目前下姜村一方面积极鼓励、引导周边村集体和农户对接乡村旅游，发展民宿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共同规划、共同定价；另一方面整合挖掘现有资源和发展要素，因地制宜培育业态，助推集体“消薄”、农民增收，“今年镇上28个村书记就一起进城开拓市场，共同当了回‘山货推销员’。”

八平方米“蜗居”变身“苗家客栈”

“猪肉，新鲜猪肉……”，临近中午，屯里响起了阵阵吆喝声，梁晓花匆忙走出家门买回十斤肉。

“过两天就是‘芒篙节’，会来不少客人，得提前准备才行。”苗族阿姐梁晓花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安宁村大袍屯，因一副热心肠，平日里邻里老少都爱称她一声“花姐”。

大袍屯是个水库移民屯，这里景色虽美，地理位置却相对封闭，交通不便，多林少田。村民多年来只能依靠种植香杉为生，生活贫困。“吃不上米饭，只能挑着木薯去外面换，山路又难走，来回一趟要六七个小时。”梁晓花的母亲杨佩仙回忆道，以前自己经常挑着上百斤重的担子去县城，走得脚都磨出了水泡，还落下了腰疾。

梁晓花有七兄妹，父亲又多病，家庭负担较重。初二时，母亲的一次重病使成绩优异的她放弃了读书机会外出打工，讲到这段经历，梁晓花红了眼眶。1998年，梁晓花嫁到了大袍苗寨，“刚开始什么都没有，连架锅的铁三脚架都是从她家带来的，过年过节才忍心杀只鸡。”苦于生计，女儿出生后，她和丈夫离家打工。

2006年，夫妻二人回到大袍屯，次年小儿子出生，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家4口挤在8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窘迫。勤劳肯干的梁晓花曾尝试养殖孔雀、野猪，但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均以失败告终。

2007年大袍屯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屯里通了公路。“原来运香杉出屯，要先走一个多小时的水路，再转车，现在直接陆运，不仅更快捷还降低了成本。”村民韦荣生说。

2012年，梁晓花开始筹建新房，选取样式时，她想起了电视上看到的旅游村，“别人家新盖的都是砖房，我还是喜欢我们苗家的木楼，更有特色。”现在，梁晓花家的新式木楼成了村里别致一景。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当地政府时常组织各类培训课程，只要有空就会参加，梁晓花就很少落下。学刺绣、钩针绣、烹饪、养殖，她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肯干，就一定不会一直穷下去。”2015年，梁晓花一家凭借自身努力脱了贫。

深山苗寨民风淳朴，苗族风情浓厚，近年来，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为大袍屯找一条长久致富的新路子。听到这个消息，梁晓花心里痒痒的，自己有做饭的手艺，自家木楼也挺漂亮，何不开个农家乐。

得益于帮扶企业的支持，梁晓花家修了新厨房，添了新家具。2017年8月，梁晓花开起了“花明楼苗家饭店”，成为屯里旅游发展的排头兵。“我开饭店把两个孩子生活费赚出来了。”

说到新年愿望，梁晓花笑笑说：“我现在就想开好这个饭店，相信会越来越好的。”说罢，她举杯唱起了苗家祝酒歌，欢快的歌声久久回荡。

(记者郭轶凡、林凡诗、雷嘉兴)
新华社南宁2月11日电

北京『冷暖』她先知

大年初四，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气象站。

带着与家人春节团圆的回味，50岁的王芳再一次登上海拔400多米的九龙头山，开始她农历猪年的气象观测。

跟同事交接完工作，王芳开始整理监测数据。“早晨7时观测冻土、8时发报，每隔一小时巡视仪器和数据传输情况，14时发一次更新数据，20时发一份综合数据。”

对大多数人来说，阴晴冷暖是从各种气象预报上得知，而对王芳来说，她总是“先人一步”感知：“这个冬天比去年冷一些。”

斋堂气象站所在的九龙头位于北京西部山区。这座大山里的气象站有时用手机导航都很难被准确定位，王芳却已在这里“定位”了23年。

气象观测工作琐碎枯燥，整天和数字打交道。除了冻土，还要观测风力、雨量、降雪……每每遇到恶劣天气，便是她最忙碌的时候。以前气象监测设备比较简陋，阴天下雨时，别人都往屋里躲，王芳得往外跑，手工进行观测。

“冬季降雪达到一定标准时就要观测雪深，通常每小时要出去一次。夏天要测降水量，遇到下雹子时，要出去捡雹子，捡最大的量直径。”

有一年夏天，大雨倾盆，王芳正在电脑前整理数据，窗口忽然闪过炫目的亮光，紧接着一个炸雷劈在屋旁的柳树上。“当时真吓坏了，因为山上打雷是比较危险的，还曾经有过把闸箱引燃的情况。”

与闪电擦肩而过，从沟坎上滑倒摔伤尾椎，路遇大蛇……相比于这些惊险时刻，最让王芳揪心还是自己的家人。

气象站离家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丈夫工作又忙，王芳只能把当时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带在身边。有天晚上，看孩子睡得香，她想抓紧时间整理当天的观测数据，没写两分钟，孩子突然从床上掉到地上。

“大半夜的，山上就我们娘俩儿，孩子哇哇地哭，我也忍不住掉泪。”说着说着，原本爱笑的王芳眼睛湿润了。

过去20多年里，她有15个春节是在气象站度过的。2019年春节，站里增加了人手，王芳和同事换班，终于跟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

“最初干这行并不是出于理想、事业啊之类的考虑，就是为了生计。但时间越长，自己就越爱这份工作。”有愧疚，也有收获，有遗憾，也有幸福，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王芳感觉很知足。

生活越是坎坷，就越是要努力过得有滋味儿。对王芳来说，气象站不仅是她的工作单位，也渐渐地成了她的另一个家。

闲暇无事的时候，王芳喜欢拍照片，拍天上的云、山上的树、自己养的花花草草。“在地上看云和山上看云不一样。你看这片云，有鼻子、眼睛、嘴，这边立着的是头发，像不像？”王芳指着自已拍过的一张照片说。

天上云卷云舒，地上的气象站也一年一个样，观测降水量的量桶升级为自动设备，数据记录从纸笔变成专用电脑系统……王芳自己也在改变。

她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大气科学技术课程，拿到大专文凭。

“以前我不会使电脑，也不会使这些新设备，现在我都学会了。别看50岁的人了，咱也得紧跟时代。”王芳笑着说。

(记者任峰、李霖)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目送，带着爱和祝福

上图：2月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纪晓婧和她的孩子们在向母亲告别。

下图：2月10日，在山东青岛，纪晓婧的母亲在向孩子们告别。青岛姑娘纪晓婧在陕西榆林工作、生活，每年假期结束返回榆林时，她的母亲都要为她装满青岛特产。

每当春节假期即将结束，短暂归家的游子们准备返城工作之时，父母总会将行囊塞满煎饼、馒头、海鲜、水果等“特别的爱”，临别之际亲人们聚散两依依的情形也总是让人触景生情。日前，记者在山东各地用镜头记录了亲人们带着爱和祝福“目送”游子远行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一位“老水利”与“老对手”的半生较量

本报记者陈琰译

樟脑角水坝离阙吉松老人的家不远，虽然不是雨季，水量不大，但水流冲击坝身的轰鸣声，老远都能听见。

“以前听到水声，想到要‘作大水’，身心都会害怕，防洪堤也不能随便靠近，怕会塌掉；现在防洪堤修好了，发洪水反而变成了景观，春节期间好多人来桥上赏花，很漂亮。”走在堤上，冬日阳光正好，看着水雾升腾，阙吉松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作为“半路出家”的老水利人，他的确有欣慰的理由。前年，阙吉松从通贤镇水利站退休。工作40年，他参与建设了全镇大小38座水坝。从木桩坝和堆加石坝，到今天高标准的浆砌石坝，阙吉松从一名“门外汉”自学成为“内行人”。年轻时，他常常一整年都待在工地，用了半辈子时光，把原本桀骜不驯的通贤溪治理得“服服帖帖”。

通贤溪穿过的通贤镇，位于福建省上杭县，曾是

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才溪乡的一部分。通贤溪自崇山峻岭里发源，在山口处奔涌而出，为通贤带来充沛水源与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阴影。

从小长在通贤的阙吉松，就曾经历不少水患，“我与水有缘，可这缘分不全是美好回忆。”1962年6月，防洪堤决口，洪水冲进家里，大片农田被淹，父亲背着年幼的阙吉松逃离淹没区，这让恐惧成为阙吉松对水的最初记忆。1973年6月，山洪暴发，堤防再次决口，当地房屋倒塌250多间，原东里小学校舍也全部被冲垮。

“通贤溪是通贤的母亲河，母亲河并不总是慈祥，既滋养了通贤，也威胁着通贤。”抱着改变这一切的决心，1978年高中毕业后，阙吉松回到老家，投身到通贤的水利事业中。

“一开始我对治水一窍不通。初到乡里，先干水利助手。由于人手不足，从测量到规划，所有事只能靠自己，边学边实践，慢慢就从‘门外汉’变成‘土专家’。”2007年，福建省开展水利职工的技师职称认证，阙吉松成为全省第一批农田水利技

师。

站在堤上，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阙吉松指着河流的走向解释，修水坝可不简单，如果不知道水性，坝就容易冲坏。“以前不懂的时候就蛮干，木桩打下去再堆上石头，要砍很多树，还要人工去打夯，浪费很多人力物力，可遇到大点的水根本挡不住。”

经过几十年建设，木桩坝已经成为过去，通贤全镇建成浆砌石坝、混凝土坝共38座，原来的土渠道也采用标准化护砌，总长度达到165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通贤溪能保证的灌溉面积仅有4000亩，如今达到了8600亩。“通贤溪再也不能胡作非为了。”阙吉松说。

正月里的福建，草木依然郁郁葱葱。漫步在堤坝上新修的人行道，两旁的花草正迎风招展。退休后的阙吉松，时不时就到坝上走走看看，听听“老对手”通贤溪的水声，迎着融融春光，阙吉松感慨说：“干一辈子水利，我很幸福。”